



第3辑

名家经典 科幻文学精粹



科学普及·传播知识

主编/金涛 副主编/苏学军

飞思少儿科普出版中心/监制

神秘幽灵岛/王晓达
罗迪教授的替身/绿杨
博物馆里的较量/绿杨
千年魔偶/杨鹏

风筝/杨鹏

隐形行动/张静

银河迷航记/黄海

不可名状/黄海

大地之歌/李伟才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李伟才

虚拟的爱/陈楸帆

三季一生/梁清散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名家经典科幻文学精粹

第3辑

金涛 主编 苏学军 副主编
飞思少儿科普出版中心监制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BEIJING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家经典科幻文学精粹. 第3辑 / 金涛主编.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121-17463-6

I. ①名… II. ①金… III. ①儿童文学—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9968号

责任编辑: 郭 晶 彭 婕

文字编辑: 刘 欢 赵 宁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出版发行: 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 720×1000 1/16 印张: 20.75 字数: 388千字

印 次: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 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
缺货,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联系及邮购电话: (010) 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
phei.com.cn。

序

2011年11月26日，在美国佛罗里达的基地，迄今为止最大的火星探测车从这里发射升空，飞向遥远的火星。

这艘火星探测车的名字叫“好奇心号”。

“好奇心号”！多么富有想象力的名字。

原来它是美国太空总署举办的为火星探测车命名的作文比赛中获得冠军的一位小朋友命名的，近1万名美国各地的小学生参加了比赛。

令人高兴的是，在火星探测车命名赛中夺冠，以“好奇心”命名探测车的小朋友，是12岁的华裔小女生马天琪。她只用了十分钟就写完了200字的小论文，第一句就是“好奇心是人们心中永不熄灭的火焰。”她说得多么好啊！

的确，好奇心是激励人们探索宇宙秘密的动力，是推动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创造力。

每个人的童年都充满幻想，这是因为人类对世界上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心，对不了解的事物都想弄个明白，于是由好奇心激发了丰富的想象力。看见鸟儿在天空飞翔，就会想到人会不会像鸟儿飞上蓝天；看见鱼儿在水中嬉戏，就会想到人会不会像鱼儿潜入水里；看见星星在夜空闪烁，就会想到能不能飞到遥远的星球，看看那里会是怎样的世界。看见蚂蚁在地下忙碌，就会想知道地下深处的奥秘……

好奇心，想象力，幻想，是分不开的。

好奇心激发了想象力，想象力激活了科学幻想，于是人的创造性思维开始活跃起来。

1828年2月8日在法国西部城市南特出生的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 1828—1905）是一位充满好奇心的天才。他那富有想象力的大脑，一生创作了六十多部科幻小说。他笔下的人物充满冒险精神，或不畏艰险，

飞向月球；或潜入大洋波涛下面，和海中怪物周旋；或乘气球，穿越非洲大地；或深入火山洞穴，去地下探险；或迎着惊涛骇浪，百折不挠地寻找失踪的亲人；或排除万难，八十天环游地球……作为伟大的“科学预言家”，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激励和启迪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探险家，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之中有宇航先驱之一的齐奥尔科夫斯基，火箭之父戈达德，第一个用球形潜水器进行深海观测的威廉·毕比，第一个驾机飞往南极探险的伯德，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加加林，第一位在月球行走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美国科学家、潜艇发明者西蒙·莱克说：“儒勒·凡尔纳是我一生事业的总指导。”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国元帅路易·利奥泰甚至认为：“现代科学只不过是凡尔纳的预言付诸实践的过程而已。”除此之外，我要说的是，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是许多孩子童年的亲密伙伴，它给全世界的小读者带来无尽的快乐、幻想的快乐，探索未知世界的快乐。

人们把凡尔纳称为“科学幻想小说之父”。从此以后，一百多年来，科幻小说名家辈出，不少佳作搬上银幕，深受大众喜爱。

科学幻想小说是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一种文学作品，它对于启迪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激发他们智慧的火花，鼓舞他们对科学的爱好以及对未知世界的探求精神，无不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套“名家经典科幻文学精粹”系列，就是从我们中国科幻作家最优秀的代表作中精选出来的。它的一个特色是包容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信息，图文并茂，令人耳目一新。当然它也反映了我们生活的时代，不论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还是离奇荒诞的故事，似乎都离我们并不远，使人感到亲切。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套丛书会给每个人带来阅读的快乐，幻想的快乐、而且在不久的某一天，会产生创造的快乐、发明与发现的快乐。这将是令人特别高兴的。

金涛

2012年3月6日

北京昌平乡下

目 录

神秘幽灵岛	王晓达	1
罗迪教授的替身	绿 杨	57
博物馆里的较量	绿 杨	71
千年魔偶	杨 鹏	80
风 箏	杨 鹏	148
隐形行动	张 静	162
银河迷航记	黄 海	191
不可名状	黄 海	212
大地之歌	李伟才	231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李伟才	251
虚拟的爱	陈楸帆	272
三季一生	梁清散	306

■ 王晓达

神秘幽灵岛



三次驾临

银白色的飞碟，今年三次驾临我国西部地区，轰动了全世界。几个世纪以来，关于这个神秘的家伙众说纷纭。世界 UFO 研究中心、国际飞碟委员会及宇宙第八科学中心这些严肃而又有权威的专门科学机构所汇总的资料，仅是微缩影像文件、磁带记录的资料、图像，就足以堆满一幢八层的大楼。尽管材料如此之多，距离得出结论却还差得很远。

近几年来，一直没有再见过飞碟的踪影。距今最近的记录是四年前飞碟在北非撒哈拉保留沙漠地区的突然出现。目击者是沙漠研究站的十几名科技人员。由于沙漠研究站有着齐全的设备，所以摄下了飞碟降落、起飞过程的彩色全息录像。这是迄今为止最完整也是最权威的记录资料了。可是，依此要得出什么结论，仍是不可能的，相反，那次飞碟出现带来的悲惨后果——沙漠研究站两个主要负责人莫名其妙地失踪，给这神出鬼没的家伙更增添了一层神秘恐怖的色彩。

此后，它销声匿迹了四年多。想不到今年它居然会三次在同一地区出现，再加上间隔时间都不到一个月，所以，尽管飞碟在我国西部沙漠地区没有造成什么惊人的事件，却仍然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一时间，“飞碟”又成了各家各户的中心话题，形成了一股席卷全球的“飞碟旋风”。各国的专家、研究人员、记者、作家，甚至休假的旅游者和富足的闲人，都云集我国西部地区“守株待兔”了。

各国来的五千多人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心区的荒漠沙坡上，星罗棋布地组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飞碟村”。环球通讯社的几名科技记者还发起组织一个“痴汉总会”。发起词写得很别致，还选用了两句中国诗词：“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虽然不甚贴切，但意思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这个总会居然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就发展了五百多名会员。

我国作为东道主，为配合这项工作，有关部门派遣了以宇航中心王凡教授为首的专题科技调研组。此外，还专门发射了不同高度的五颗性能各异的同步监视卫星，全国各地的有关机构都担负了相应的任务。军事科技通讯社派我作为科技人员参加这项专题研究工作，当然，是带有采访报道任务的。

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三个月之后，这股“飞碟热”降温了。碧蓝如洗的晴空并没有出现什么怪物，成天望着灿烂的银河和闪烁的繁星，期待的人们厌倦了。那些开始怀念巴黎夜总会和蒙特卡罗刺激的富有者首先离去了，旅游者则“顺道”去了峨眉山和桂林。一批批人离开了“飞碟村”，“痴汉总会”只剩下了四十多名“死硬分子”。但留下来的各国“顽固分子”、“坚守派”还是有三百来人。他们是“飞碟村”精选的居民，都是认真、乐观而顽强的人。他们不厌其烦地认真擦拭调整仪器，试验各种电子、激光测试设备，不断地与高空同步卫星保持联系。他们还组织了专门的供应站、生活服务站，甚至还盖起了好几座各具风格的“Club”，作了安营扎寨的长期打算。他们都认为，飞碟的三次驾临绝非偶然，虽然还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但很可能将会在这里发生什么事。坚定的信念和严密的科学分析使他们留了下来，共同的奋斗目标使他们彼此之间建立了信任和友谊。我也交了几个外国朋友，友谊最深的有两个人。

冉·贝克是环球通讯社的记者、“痴汉总会”的发起人之一，是个有双纯真的蔚蓝色眼睛、留着亚麻色长发的法国小伙子。他身材颇长、热情好动，动作和他的思维同样敏捷，并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萨里姆是个黑人，有个“撒哈拉达达尼央”^①的绰号。他沉默寡言，淳朴认真，温和又略带忧郁的大眼睛总像若有所思。他干起工作来奋不顾身，壮

^① 达达尼央是法国作家大仲马著名小说《三个火枪手》（又译《三剑客》）中的一个主要人物。

健的躯体似乎到处都能迸发出力量和热情。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懂英、法、德、日语，还略懂一些中文。

说实话，三个月来，我的心情也有不小的变化。当初的光荣感和热情已被单纯的责任心代替了，假如不是上个月我的女友王春玲也调到“飞碟村”保卫部来工作，加之她爸爸王凡教授——我们专题科研组的负责人——经常亲切地对我帮助教育，也许我也会打报告要求“到艰苦的，更需要的地方”去了。

对于我结交外国朋友，王教授很支持，并要求我能和他们交流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玲妹也常和我一起去他们那里做客，当然，有时她也流露出一种情绪，希望在难得轮到一次的共同休息时，我们俩能单独在一起。

我虽然也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但繁忙的日常工作，却使我们很少能这样做。

一天，我照例值完了“老生常谈”的班以后，告别了成天保持着那副“表情”的仪表设备，在那些平滑的曲线、稳定的波形图下签好名，就往萨里姆处走去。

冉·贝克已先到了，他坐在转椅上吹着口哨，帮萨里姆削彩色铅笔。萨里姆正专注地检修仪表，见我进来，他笑着用中国话对我说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也许知道这种说法不太确切，他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

我才坐下，冉·贝克已把一杯滚烫的浓咖啡递到我的手上。萨里姆这儿是永远有浓咖啡的，就像冉·贝克那儿总是有水果一样。

我们在一起，向来是冉·贝克作中心发言的。今天他很高兴，马上就口若悬河地告诉我，他已弄清楚“撒哈拉达达尼央”的来历。原来，萨里姆在北非沙漠研究站工作时，为了抢救一名病危的同事，只身战胜旋风、高温地带和原子辐射区，驾驶电子气垫车穿越撒哈拉沙漠，及时取回了特效药。沙漠站有三个号称“三剑客”的人，他就得了达达尼央这个美名。

对于萨里姆的这段历史，我不觉意外，但是，“北非沙漠研究站”这个

名称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在四年前轰动一时的“飞碟事件”中，目击者就是这个研究站的工作人员。我原来只知道萨里姆出生在北非，工作是在欧洲高能物理研究所，但他怎么从来没谈起自己在沙漠研究站工作过呢？想到这儿，我的问话脱口而出：“四年前你在沙漠研究站？见到了飞碟了吗？”

萨里姆的厚嘴唇哆嗦了一下，然后淡淡地用英语回答说：“我是后来去的。”说完转过身，似乎要去调试仪表，然而他两眼直视，透过仪表不知在看什么地方。冉·贝克对我使了个眼色，他也注意到了萨里姆的不自然神态。刚才融洽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儿尴尬了。

正当我们想告辞时，门开了。王凡教授意外地和玲妹一起走了进来。玲妹是常客，可是，教授是很少出来串门的，而且今天两人的神情都很严肃，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萨里姆和冉·贝克一向很尊敬王教授，见他进来都站了起来。王教授微笑着点了点头，伸手示意请大家坐下，自己也在冉·贝克搬过来的软垫靠椅上坐了下来。

王教授用他那一贯的直率态度开门见山地用英语问萨里姆：“您认识纪明威博士吗？他是北非沙漠研究站的副站长，是中国人。”萨里姆似乎还没有从刚才恍惚的沉思中醒过来，听到王教授的问话后，他愣了一阵，厚嘴唇又一阵哆嗦，把头深深地埋了下去。忽然，两颗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他摇了摇头。我们知道，根据他们民族的习惯，这是肯定的意思。玲妹和王教授交换了一下眼色，看来他们要问的事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解答。

萨里姆用双手抱着头，足足沉默了五六分钟，显然是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房间中静悄悄的，只听到他急促的呼吸声。突然，萨里姆霍地站了起来，双手紧握着王教授的右手，长长地吐了口气，向我们倾诉了他积压心中多年、从没对别人讲过的遭遇。

沙漠碟影

“纪明威博士，我认识。他是我的好朋友，是我的老师，我的恩人！可是他，他被 SSD 抓走了。”

“我是六年前从北非大学研究生院毕业的，到沙漠研究站后被安排做纪明威副站长的助手，主要负责研究站的仪器仪表及动力装置。研究站只有十来个人，站长格林工程师是个温和、顽强而又机敏的印第安人。他和副站长纪明威博士是研究站的核心，都是勇敢坚强、敢想敢干又聪明勤奋的专家。他们合作得很好，研究进行得卓有成效，对工作人员又极为关心爱护。尤其是纪明威博士，简直是手把手教我，引导我冲闯沙漠科学的神秘之宫。他还教我中文、中国画，从技术到生活都关怀备至。整个研究站像是浩瀚沙海中的一艘战舰，又如一个和睦融洽的大家庭，他们是船长、大副，我们是勤奋的水手；他们是慈爱的父母，我们是欢乐的晚辈。那时，爱看小说的营养师——炊事员正在‘研究’大仲马的《三剑客》。经过一番斟酌，他一本正经地宣称，正副站长再加上他，是沙漠‘三剑客’。据他讲，他自己也是个重要人物，因为谁也不能不吃饭嘛。从此，这个绰号大家逐渐叫开了。等到我去研究站时，格林工程师和纪明威博士也开玩笑地自我称呼起来。大家的心目中，‘三剑客’主要还是指这两个巨头。”

“我到研究站半年后的一天，和纪博士一起检查仪器。在调试时，忽然发现有两只辐射剂量指示仪表有明显的异常现象，仪表的指针反常地往红线界外转去。纪明威博士思索了一阵，把格林站长请来一起研究分析了很久，最后叫我们把仪表拿到气温高达七十摄氏度的沙丘上去做试验……我们发现异常的地下辐射。从此，我们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地下异常辐射。”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和综合研究，我们理出了一些头绪。原来，在建立沙漠研究站以前，撒哈拉沙漠中心地带曾经作为中子裂变试验区，进行过好几次大规模的中子裂变试验。此后，根据多方面的测试、检查，中子试验造成的种种‘后遗症’都已消除，所以才又在这里建立了沙漠研究站。但这次发生的异常辐射现象表明，中子试验对深层地下还是有说不清的影响的。根据我们对异常辐射的初步研究，认为地层深处有不知名的高能射线源。由于一时还弄不清这射线究竟是什么性质，害怕它对人体产生伤害，所以全站只好决定让我们三人参加这个课题的具体研究，详细情况也只有我们三人知道。”

萨里姆谈到这里时，王教授若有所思，右手扶着眼镜不时地点头，左手不停地弹敲椅子扶手。这是他思考重大问题时特有的神态。

萨里姆接着说：

“就在这段时间，我们的化验师得了急病。这正是沙漠最热的那几天，气候特别恶劣，高温、旋风使我们不可能冒险把他送到最近的任何一个城市去就医。已知的特效药需要核对血型信息，于是我就承担了取药这个任务。刚才冉·贝克已经讲了，路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我终于把药取了回来。我要说的是途中遇到的一件事，看来绝不是偶然的。我一直很纳闷，事后认为是自己的幻觉，但我当时确实非常清醒。

“当时，我驾着电子气垫车通过了高达九十摄氏度的沙丘峡谷高温中心区，又在旋风中翻了好几个筋斗，这些我都扛过去了。为了抢时间，我取近道直穿被划为禁区的原子辐射区，车子有防辐射装置，所以也可以说不算冒险。”

萨里姆讲得轻而易举，但我们可以想象，即使电子气垫车有空调设备，在通过高达九十摄氏度的高温区时，封闭的车内温度绝不会低于三十摄氏度，条件的艰苦是不言而喻的。

“我穿过了辐射地带，路旁的仙人掌渐渐地比骆驼刺多了，远远的椰枣树丛也隐约可见。眼看就可以走出沙漠区了，这时，突然，从车中的无线电传话器里传来了几句陌生而生硬的声音，讲的是标准地道的巴黎口音法语：‘你是北非撒哈拉沙漠研究站的萨里姆先生？’虽然我很惊奇，但仍不假思索地顺口回答道：‘我是萨里姆，您是谁？找我有什么事？’

“‘我是 SSD。’生硬的法语声回答道。

“‘SSD？我不明白？您在哪里？’我又问道。

“‘请您抬头看，我在你……’我抬头望去，只见直射我眼睛的阳光中有一个亮点，然后什么也看不到了。亮点迅速消失了。不远处的天空中，有一群北非共和国的飞机在编队飞行。传话器中响过一阵劈啪声之后，再也听不到什么了。

“更奇怪的是，我发现我的电子气垫车竟是一动不动地停在沙漠中。周围空无一物，只有无边无际的漫射着金色阳光的沙粒和一阵阵袭来的热浪。我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攫住了，愣在那里，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隔了很久才对着话筒大声喊道：‘喂！喂喂！你是谁？！’可是只有我自己的声音——有点儿发抖的声音在耳中嗡嗡回响。我慌慌张张地按了一下车子的启动开关，出乎意料，车子竟顺利地开动起来了。我神经质地驾驶着车子，离开了沙漠区。北非共和国的救护车已经在等我，是那种带有药房和医疗化验设备的专用救护车。我一下车，就用变了调的声音问他们，刚才看到天空中有什么东西？他们说，飞机，共和国空军的飞机。我继续追问，他们都只是摊开双手耸耸肩膀。我开始怀疑自己，觉得可能是由于路上太紧张，产生了幻觉，也不好意思再多说。我赶紧把病人的血液样品给了他们，配好药后立即赶回沙漠研究站。

“回去的路上倒很顺利，但我自己心中总在嘀咕。我越想越确信刚才的事不是幻觉，那语调生硬的法语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着。由于一种谨慎的警

惕感和神秘的预感，我对谁都没有讲过这事。后来也没再出过什么事，我就淡忘了。等我感觉到应该告诉纪博士他们时，已经太晚了，没有时间了。

“又隔了半年多，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十二月七日早晨。刚跳出来的太阳已经火辣辣地咄咄逼人，沙漠站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我和纪博士在辐射试验室调试几件仪器。辐射试验室是临时在总控制室内隔出来的一间密封房间。密封是指对射线、电磁来讲，一方面防止试验的辐射材料伤害其他工作人员，干扰其他仪器设备；一方面也是避免外来的干扰，以免影响我们试验的精确程度。

“纪博士在调试仪表时告诉我，关于深地层的射线源研究，最近又有了进展。由于中子试验的影响，再加上沙漠地区特定的地质地理和气候等条件，在这里的深层地下形成了一种新的放射元素。虽然它和其他一些放射元素一样，是半衰期不长又很不稳定的元素，但由于它是具有特高能量的新射线，因此很可能成为今后极有希望的新能源……突然，密封室的红色信号灯闪烁起来了。格林工程师急促的声音传了进来：‘所有仪表发现异常，对外通信联络被干扰中断！天空，天空！……’纪博士冲向仪表台旁，迅速打开外空电视屏，只见晴空中对着阳光直射方向有一个亮点正向研究站飞来。‘飞碟！’这是格林站长惊讶得变了调的声音。我们两人急忙从密封室往外跑去。格林已及时启动了录像装置，我们一起紧张地望着窗外越来越近的飞碟。由于仪表的异常和通信的中断，研究站所有的人都被惊动了，虽然格林站长命令大家，各就各位，坚守职责，可是大家都被突然出现的空中怪物搞得不知所措。

“飞碟降落了。与研究站建筑相比，它不能算庞然大物，但也很可观。这是个六七米高，发着银白色光芒的球状带环边的飞行器，形状犹如合起来的两顶巴拿马草帽。它降落得轻巧平稳，中间转动着的球体慢慢停了下来。大家都屏气息声地注视着这不速之客。

“我们在楼上总控制室的三个人看得很清楚，这个怪东西是用球面着地

的，而且是那么稳稳地立在那里。忽然，一阵烟雾腾起，犹如浓雾平地而生，把研究站罩住了。室内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烟雾只在室外笼罩着。当时，我是站在密封室的门口，纪明威博士在我前面。我正思索着烟雾的产生意味着什么，突然被纪博士用一个猛烈的动作推进了密封室，同时他随手在外面把门死死地关住了。

“我是跌进去的，门边的几件屏蔽防护衣被碰落下来，正好盖在我的身上。我刚想站起来，忽然从总控制室里传来了我曾疑为幻觉的、沙漠中听到的那种生硬的法语声。我本能地伏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甚至把头也缩进了盖在身上的防护衣里去。我的心跳得咚咚响，但耳朵却特别灵敏。我一字不漏地听着总控制室传进来的一切声音。

“那干巴巴的法语声像点名一样，依次叫着格林、纪明威、萨里姆。听到叫我的名字，我浑身震了一震，纪博士冷静地回答说出差去了。那干涩的语音追问道：‘出差去了？！’接着，我从衣缝中见到密封室中仪表显示有外界的射线在进行扫描。幸运的是，密封室和身上双重的防护衣使我躲过了这场搜索。

“接着，从总控制室里传来了搏斗的声音，椅子倒翻，仪器落地，格林的怒吼和纪博士急促的喘气声乱成一片。纪博士一定很顽强，因为那个法语声音居然骂起粗话来了。我不能再坐视不管了，站起来拉门想冲出去，可是门已被纪博士反锁住了。正在这时，我发现那一直开着的显示外空的屏幕上又出现了图像。一个银白色的亮点，逐渐在阳光中消失了。

“总控制室里已经没有一点儿声响，犹如中了魔的研究站半天都毫无动静。大概过了有半小时，先是听到共和国基地对我的研究站的呼叫声：‘沙漠研究站！沙漠研究站！你们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中断联系？为什么中断联系？请回答，请回答……’此后，研究站工作人员中胆子最大的胡子炊事员，首先跑上楼来找格林站长。

“当他们把我从密封室里找出来时，我才知道格林和纪明威失踪了。大家在楼下，在烟雾笼罩中不敢乱动，只隐约地听到总控制室有东西倒翻的声音，其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人们都围着我询问情况，我正想把自己听到的一切讲出来，但耳边似乎又响起了那次听到的生硬法语声，我觉得自己处于一种莫名的危险之中，虽然我也无法说清楚是什么原因，但明显的是我已经成为一个目标了。出于一种潜意识，我决定对刚才知道的一切保持缄默。我推说吓昏过去了，什么都不知道。自动全息录像设备记录的降落、烟雾、起飞过程——这是从室内往外拍摄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轰动新闻的全部内容了。而对格林工程师和纪明威博士的失踪，仅仅限于种种猜测而已。

“事后不久，我就以身体不好为借口离开了沙漠研究站，到大洋洲、欧洲去工作。几年来，我为格林和纪明威博士的下落不明而一直感到不安，但更多的是为自己提心吊胆。起初我甚至不敢单独走路、睡觉，随身带着武器，而晚上常被梦中出现的各种奇形怪状的 SSD 所惊醒。可是究竟这 SSD 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几年过去了，看来这个 SSD 似乎已经把我放开了，因为一直没有任何异常事件降临到我头上。逐渐地，我也冷静下来，开始内疚地自我谴责。对格林和纪明威，特别是救命恩人纪明威博士的思念，使我日夜不安。他们究竟被弄到什么地方去了？SSD 为什么要把他们弄走？联系到沙漠中的空中询问、点名事情，我心中的疑团渐渐地聚到一点上：会不会因为那个高能射线源？只有这件事是我们三个人清楚。而被 SSD 点名的恰恰是我们三个人。除此之外，我是排不上跟他们并列的地位的。可是‘射线源’又妨碍了谁呢？这 SSD 究竟是干什么的？我决心要弄清楚这一切，要去搭救纪明威和格林。可是决心下了，却无从下手。到哪里去找这些乘飞碟而来的 SSD 呢？

“我终于得到了飞碟三次降临这里的消息，就立刻动身来了。可是说实话，对自己的安全，我还有些担心。因此，对以前那段遭遇，我谁都没有告诉过。